

开卷有益

涤荡心灵之旅

——读一苇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爱如长风》

□ 杨世明

近日读了作家一苇(杨义龙)以先后荣获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党的二十大代表、中国好医生”等荣誉的洱源县李桂科医生的先进事迹而创作,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爱如长风》。浸染着爱的春风,涤荡着心灵的污秽,整部书充满着伟大而崇高的挚爱。

以家庭的小爱滋养出社会的大爱。一个人是否富有“爱心”,不是天生带来的,而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。书中的李桂科出生仅7天后,亲生母亲就去世了,嗷嗷待哺的李桂科被好心的姨妈收养为养子。幼时,李桂科常被养母背在身上上下地干活,到了七八岁时养父更愿意让李桂科回到还是单身的生父旁边,但养父母的深爱让李桂科不愿离开。少年时李桂科一边上学,一边跟着养父上山砍竹挑竹,学做篾匠和木匠等农村实用手艺,编卖花篮挣学费。尽管家里兄弟姊妹较多,家庭经济较为困难,但他还是被养父母“逼着”上了高中。我们从这些生活和学习细节里,看到了养父母对李桂科的关爱,胜过视为己出的关爱。养父母的这些厚爱,为他将来对麻风院那些麻风病患者的“大爱”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这些家庭“爱的教育”成功案例,也值得当今家庭教育者的借鉴。

不忘初心,践行使命,彰显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。作者精心选取了李桂科全心全意地为麻风院患者服务,办事大公无私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细节,来凸显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,值得当今的广大党员干部为楷模,向他学习和致敬。如书中写道,“我问李桂科:‘为啥别人有回县城,有的去卫校进修,就留你在麻风院呢?’李桂科笑着说:‘没办法,我们先后进去的11个医生,只有我是共产党员!’”麻风院里的康复者为了感谢被李桂科常年治病救助之恩,主动送给他鸡蛋、核桃,甚至是几个洋芋、几棵青菜,他都要付费,否则就不收。李桂科虽然退休了,但还是“时时放不下心”。为疗养院的建设和发展持续操心着,为了便于来往,他自费买了“二手车”,也成了“私车公用”。虽然李桂科为麻风院四处奔走,筹集到了200多万元的善款,可是他从没有在山石屏疗养院的账户上报

销过开支,反而往里贴钱。李桂科说:“如果我在山石屏的账户上报销,哪怕是合理的开支,他们会怀疑我留在山石屏的用心。特别是退休后,我更不能报一分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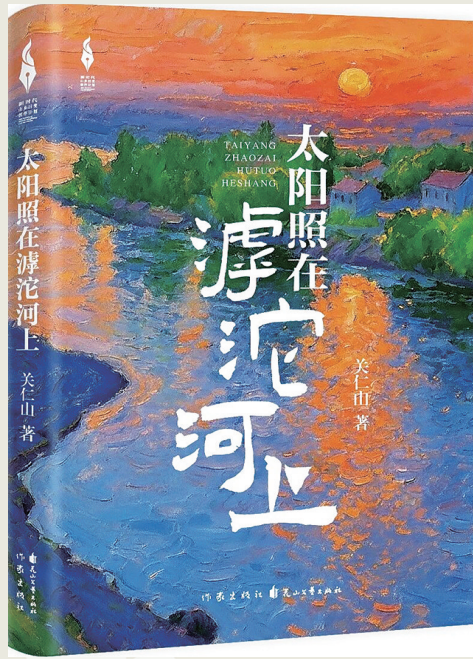
超越自己,无怨无悔,李桂科将自己与麻风院融为一体。李桂科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镜头,含泪地说:“我死后的骨灰都要埋在山石屏,与那些逝去的麻风病人和康复者为邻,跟他们聊聊天!”李桂科41年如一日,“不是在山石屏疗养院,就是在山石屏疗养院的路上”。因为那里的疗养院需要他,那几十号老弱病残的康复者需要他。

李桂科还身先士卒,克服重重困难,积极帮助疗养院修桥、修路、架电、办学校,指导他们饲养牛羊猪鸡,种植核桃板栗和玉米等养殖种植业的生产发展,他俨然像一个“老村长”;还积极筹建了中国第一个“麻风历史博物馆”。让“谈麻色变”,人人惧怕的“麻风院”逐渐变成“幸福院”。这大大超越了一个医者“救死扶伤”的职责范围,更加深了“医者仁心”的内涵。他从治病、治心、治贫到治愚的职业转换,他集医生、儿子、家长和村长等多种角色于一身。

该书访谈对话和环境描写较多,现场感和画面感较强,有力提高故事的可信度。“真实性”是报告文学的生命,“文学性”是报告文学的灵魂。整部书中几乎每个章节都有几大段访谈对话和现场环境描写,进一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文学性,让故事更加生动和丰满,让读者身临其境,悟其所感。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,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访谈录音达100多个小时,多次到山石屏疗养院蹲点采访,跟李桂科同吃同住,跟疗养院康复者及其家属,李桂科曾经的同事、家人和三亲六戚及乡邻,促膝交谈,现场记录后,五易其稿,真实地记录了李桂科大爱人生,包括他的成长、家庭、婚恋、治病救人,跟麻风患者同甘共苦,几十年扎根山石屏,坚韧与淡泊和无私的奉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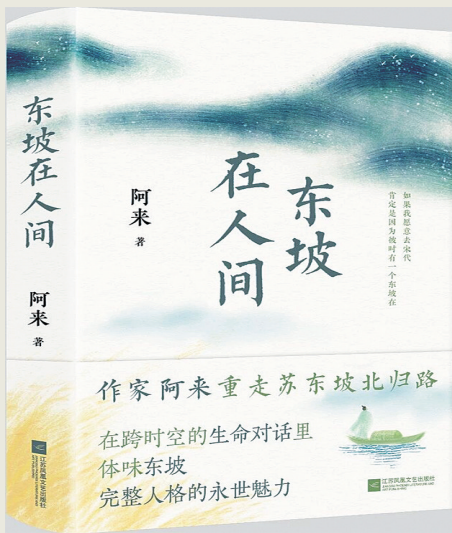
细读了这部对李桂科医生的崇敬之作,对全国疾控医生的礼赞之作”,跟作者采访时感受一样,是一次“涤荡心灵之旅”!

新书速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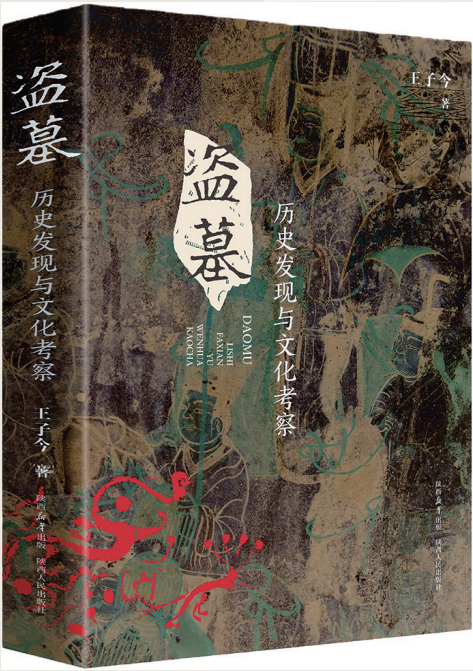
《太阳照在滹沱河上》 关仁山 著 作家出版社、花山文艺出版社2026年2月

关仁山将目光投向滹沱河畔的永定元塔村。自八十年代改革春潮初涌,大包干分地、乡镇企业兴衰、城镇化改革、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,四十余年风云激荡,尽数熔铸于洪、白、邢三姓家族的命运沉浮之中。小说扎根泥土,血脉偾张,充满雄浑之气,既记录了时代风云,又谱写了农民的心灵史,传统农业向“三产融合”的智慧农业转型中,催生了相互博弈又彼此滋养的深刻寓言。



《东坡在人间》 阿来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6年2月第一版

元符三年(1100年)六月,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北归,至一年后在常州终老,这是其生命的最后旅程。作家阿来以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邃的人文关怀,截取东坡这段北归行程,并重返东坡北归足迹,与其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。阿来以同行及追随者的视角,深度进入真实历史轨迹中东坡浩瀚幽微的内心世界。



《盗墓:历史发现与文化考察》 王子今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第一版

墓葬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,也是储存时代文化信息的立体府库。在中国古代,盗墓曾是某些地域的普遍风习、家族的营生手段乃至社会集团的行业特征。王子今教授系统梳理历代墓葬被盜掘的历史脉络,带领读者探寻盗墓者经行的“草路土室”,追溯新的历史发现。书中涵盖中国人传统死生观、伦理观、价值观的演变,并由此透见中华文明深层结构中的若干隐奥。



露珠书简

□ 李世祖

人至中年,便觉世事如潮,喧哗着来,又寂静着退。许多曾以为重若千钧的牵绊,不知不觉间,已如薄雾般淡去。心头所剩的,不过是家人灯下的暖意,与几分为自己留白的清闲。于是,书,便成了清闲里最妥帖的伴侣。人生仿佛行至一处开阔的河谷,水流平缓,天光云影,得以从容地打量两岸的风景。此时的阅读,再无年少时为前程的汲汲营营,亦少却了青春时那份强说愁的刻意。它变得像极了晨起时,于院中瞥见的那一颗颗露珠——悄然凝结于叶尖,浑圆、剔透,映着微光,欲坠还留,有一种随时会消散,因而格外珍贵的静美。

若说少年读书是奋力攀援,恨不得将天地智慧尽收藏中;那么中年读书,便恰似闲庭信步,是温声浸润。常常在午后,或夜深人静时分,拢一盏暖灯,让光晕柔柔地笼罩下来,宛如晨露聚成的光环,将尘世喧嚣轻轻隔在远方。指尖轻翻书页,那窸窣声响,细听竟似露珠在荷叶上滚动的清音,带着沁人心脾的安宁。此刻,文字不再是晋升的阶梯或谋生的工具,其本身的光泽与韵味便已足够醉人。读到妙处,心头会泛起一丝清甜,仿佛舌尖触到了初绽的花蜜。有时掩卷抬头,恰见晨曦破晓,阳光穿过窗棂,与书中的意境悄然交融,那一瞬,整颗心都像被晨露洗涤过一般,清亮而温润。

在这个屏幕闪烁的时代,我依然执着地眷恋着纸质的质感。每得新书,总要细细摩挲封皮的纹理,深深呼吸那油墨与纸张交融的芬芳。这近乎仪式的举动,于我而言,恰似在精心酿造一颗时光的露珠。友人常笑我守旧,我也只是莞尔不语。他们不知,这种缓慢的触感与气息,是任何电子流光都无法替代的温存。这些年读过的书,情节大多模糊,连书名也渐渐淡忘,但它们并未真正消失,而是像无数颗消散的露珠,早已渗入生命的土壤。某个意想不到的黄昏,或因一阵清风,或因一曲旧调,那些沉埋的字句便会苏醒,化作甘霖,悄然滋润或许已有些干涸的心田。

这样的阅读,不求甚解,但求心安。年轻时总爱追问意义,执着力情节的跌宕起伏,仿佛非要从中提炼出警世箴言方才不负此书。而今却更爱那些看似无用的闲笔——一段风景的细腻描摹,几句离题的妙论,或某个配角不经意的叹息。就像散步时,不再急于抵达目的地,反而会为路旁一朵无名小花驻足,为天际一缕流云出神。这份闲适从容,是岁月赐予的奢侈。书页间流淌的,不只是文字,更是时光本身质感——温润、绵密,带着植物纤维的呼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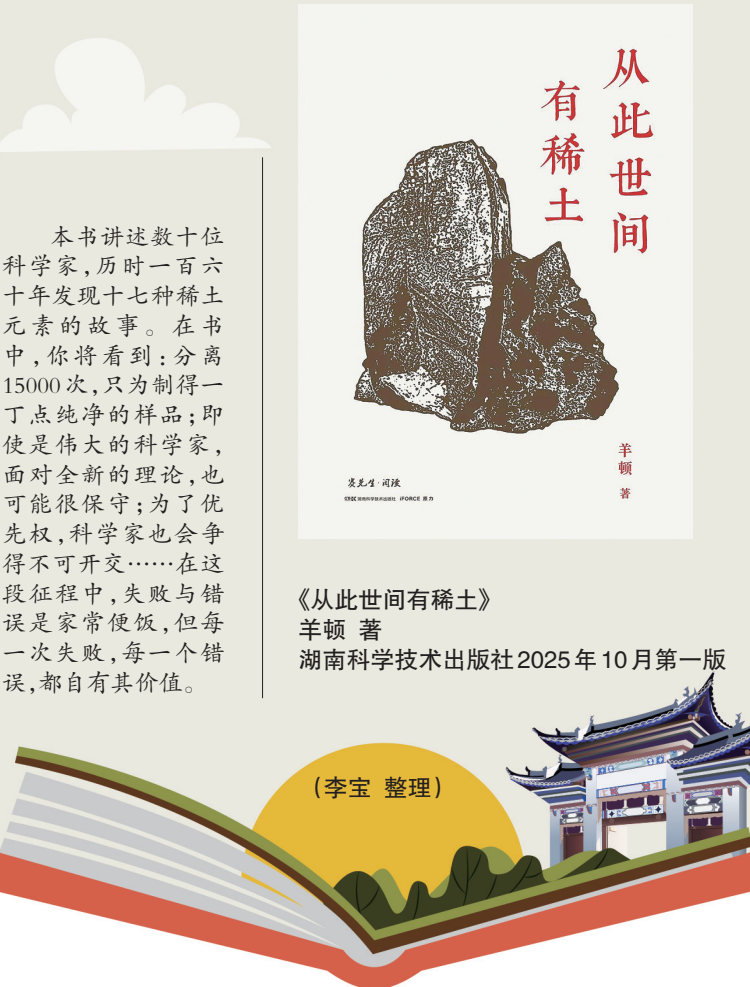
偶尔,也会在书中与过去的自己不期而遇。看到年轻时划下的重点,写的眉批,那些激昂的感叹号,那些困惑的问号,仿佛隔着岁

月与另一个自己对话。那个年轻人急切、敏感,对世界充满质疑与渴望,他的困惑如此真实,热情如此灼人。而如今这个已然平静的中年人,只是静静地望着他,像望着一个熟悉的陌生人,眼中既有怜爱,也有释然。原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,那些沸腾的、纠结的日夜,最终都沉淀为书页间淡淡的墨痕。露珠终会消散,但它滋润过的叶脉,却永远留下了生长的印记。

人生在世,所求为何? 富贵如浮云,功名似蝉翼,抓得越紧,反而越觉虚空。反倒是这些与书独处的片刻,虽短暂如朝露,却在展开的须臾间,为我构筑了一个完整而自在的世界。一颗露珠里,能映照整片天空;一段静读时光,亦足以安顿彷徨的灵魂。今晨霜重,阳台兰草上的露珠格外饱满,颗颗晶莹,悬于叶尖,将坠未坠。我立于窗前,望着暮色中泛着琥珀光的露珠,忽然想起巴金《家》中高觉慧那句“我是青年,我不是畸人,我不是愚人,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”。年轻时读到此处,只觉得热血沸腾,恨不得立即改变世界;而今重读,却更懂得高觉新忍辱负重的不易。中年的我,何尝不似这般? 那些与书中人物共度的时光,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瞬间,虽然如露珠般短暂,却让平凡的日子染上了诗意的光泽。正如激流三部曲所启示的: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,而在于是否真正活过、爱过、追寻过。当合上书页的刹那,故事看似结束,其实才刚刚开始,在心底生根发芽。

窗外的天竺葵不知疲倦地开着第四茬花,幽微的香气混着书卷气息,别有一种说不出的妥帖。我坐在书房的竹椅里,刚合上的《百年孤独》在暮色中泛着暗红的光泽。想起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在小作坊里反复炼制小金鱼的模样,他做得如此专心,以致在不知不觉中,衰老和遗忘都不再属于他。这何尝不是中年阅读最真实的写照? 在字里行间构建的马孔多世界里,我们每个人都在炼制属于自己的小金鱼。当读到马尔苏拉失明后反而“看清”家中每个细节时,我忽然明白为何中年偏爱读书——岁月的磨蚀让我们失去锐利目光,却赋予我们更深的洞察力。此时斜阳正好掠过书页,字迹在光影中晕染开来,仿佛就是《百年孤独》预言中的手稿。我们在若隐若现的文字间,触摸到的何尝不是命运的温度?

那些与书相伴的晨昏,这些时光的露珠,看似了无痕迹地蒸发了。实则不然,它们早已潜入心底,在看不见的地方,默默滋养着另一片葱茏。生命因此多了份沉静的力量,添了份清明的欢喜。当暮色四合,我将书页轻轻拢起,指尖还留存着阳光的暖意与露珠的微凉,这便足够了。



《从此世间有稀土》 羊顿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0月第一版